



# 太阳岛上煮鳌花

□闫建军

太阳岛上的清煮鳌花鱼，那是一绝。去哈尔滨不去太阳岛，你会有遗憾。去太阳岛不尝尝清煮鳌花鱼，算你没口福。鳌花鱼又名鳊鱼、桂鱼、季花鱼等，为肉食性凶猛鱼类，也是淡水中的珍贵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刺少肉厚，营养价值很高，分布于除青藏高原以外的全国各水系中。唐朝诗人张志和在其《渔歌子》写下的著名诗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赞美的就是这种鱼。

初春时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哈尔滨，第一站就是去太阳岛看看。

说真的，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太阳岛，从听了郑绪岚的《太阳岛上》那首脍炙人口的歌，就一直对太阳岛有了渴望。

太阳岛真的就像歌里唱的那么美，虽然练习的春风里还略有凉意，但我们热情很高，我们一直溜达了一小天，直到我们肚子咕咕叫了，才想起还没吃饭。

于是，我们随便走入一家门面不大的风味小吃店，迎接我们的是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当得知我们是从小兴安岭脚下绥棱山区来的游客时，她打开了话匣子，自我介绍说，她曾在市里一家书店做销售经理时，去过小兴安岭脚下的绥棱林业局，现在辞职开了这家小店。

为什么好好的经理不当，偏偏做起了买卖？她笑而不答，然后向我们推介了岛上的特色清煮鳌花鱼。

她滔滔不绝地说，鳌花又叫桂鱼，也叫鳊鱼，清水煮鳌花鱼，那是太阳岛上饭庄的一绝。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肚子又开始咕咕叫起来，于是我们就要了这道清煮鳌花鱼。



清煮鳌花鱼。

清煮鳌花鱼，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松花江里的整条鳌花鱼，放到一个瓷质的锅里煮，与火锅相似，只是调料及烹饪方法不同，味道也别具一格的鲜。

老板娘说，我们松花江的鳌花鱼，膘肥肉鲜，刺少质嫩，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清煮不失营养，肉汤余味浓，风味独特。

很快，清煮鳌花鱼就端上来了，看样子在后厨已经加工烹饪过了，还微微冒着香气，虽然还没有完全煮熟，但一股股香气，已经让我们垂涎三尺了。

老板娘轻轻滑动锅里的鱼，说，品尝清煮鳌花鱼，要讲究“清”字，在原味的鱼肉和清汤里品独特的原始清香味，虽然与其它鱼做法都是采用原始的烹饪步骤，但为了保持清汤的原汁原味，无需讲究五味、五色、五香，而是待水翻滚时，将整条处理好的鱼入锅，燃至十几分钟后，水开始沸腾，这时鳌花的原味开始四溢，五分钟就可以动用了。不过，吃鳌花要先吃身，后品汤，先尝鱼肉的嫩香，后品汤中的浓郁风味之鲜。

我们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越吃越香，吃得满头大汗，三斤多重的两条大鱼，一会就吃进去一半。老板娘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嘻嘻的笑。

吃清煮鳌花也是少不了蔬菜的，吃够了荤的，再吃点清淡的。这里蔬菜品种多样，主要放的是蘑菇、木耳、银耳和一些新鲜蔬菜，把蔬菜放进锅里煮一下，吃起来味道清鲜溢口，一扫口中的荤味。这里鱼是新的，菜是新的，感受更是新的。

待我们撂下筷子时，老板娘又端来了一盘子面包片，笑呵呵地说，你们不是本地的，这是我们免费送的。

我们笑了，说，山里人实在，给就吃。老板娘也笑了，说，吃了这顿顿有名。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包子，而是哈尔滨最有名的大列巴，吃大列巴与一般面包吃法不同，要三文治吃法。我们问，什么叫三文治吃法。

老板娘乐了，说，就是抹上果酱和鱼子酱，夹上哈尔滨红肠片再吃，味道绝对好。

噢，就是像外国人那么吃。我们照老板娘的方法吃了，味道真的不错，还真是吃了这顿想下顿，下次，我们还会再来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神秘莫测的大江

一条江是另一条大河的未完结。它们在远处别离，在更远处相聚。时光如水，我们正沿着一条江的源头赶来。是的，我一直在渴盼，寻找精神的图腾，让我心安，尤其是在每逢节日或过年，那代表安宁与幸福的灯火，让我心生向往，那里是我未曾抵达的更为广阔幽深的层面。我期盼有一天，人生的星火在某一个恰如其分的地点让我自内而外地敞开心扉。而那晚星星点点的微弱渔火，在江水的映衬下，竟一瞬间打开了那多年的心灵郁结。

是的，和万家灯火安宁温暖的光芒相对渔火是渺小的，微弱的。殊不知，那样的渔火是适应我的，这样承载着希望的渔火将世俗隔离在人群之外，点燃我心灵深处隐藏的希望，一如我在听到郭颂先生的《乌苏里船歌》的激动。原来，人世间，能够引发你心意与之相通的柔软纤弱的梦境，从来都是悄然地降临。

那些流淌的、静止的江水润泽了这个城市，也盛满了我的回忆。江水通透，波平如镜，又不知不觉充满了变幻，沁人和寂寞了人心。就在刹那间，心就安了。漂泊许久的心，竟是徐徐安稳下来。

在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满、汉、蒙、赫哲、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的人在此居住，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乌苏里江是一条神秘莫测的江，是一条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江河。乌苏里江流域蕴含着华夏古老文明和古老文化的丰富内涵，闪烁着当代中华文明的光彩。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夕阳下的乌苏里江。

## 一条大江的素描

乌苏里江对我的启蒙，正是源自当年飘荡在江面上的《乌苏里船歌》，穿行在乌苏里江畔，仿佛走进了乌苏里江流域的历史。江水浩荡，述说着陈年往事。穿越激流险滩，在大江无数岁月的变迁中，在阳光下，在风声还有鸟儿清脆的叫声里，在乌苏里江的薄雾轻纱中，在我心中轰然洞开一片万物与我一体的宏大生命境界。

当有风从江心袭来，会携带似有似无的大马哈鱼的味道，在江边茂盛的树林上立着一只老苍鹭，这常见的水鸟，也许是随着渔船和灯火独自溯游而来，它一动不动地长久地伫立着，像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一个离群的哲学家，审视着江水树木激流渔船。有渔人在刚刚收起的渔网里捡鱼，几个老人坐在江边的长椅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乌苏里江就在他们不远的脚下流淌，他们的影子被阳光倒映在江岸，仿佛定格的老照片。有三三两两的女人挽着裤腿，端着大盆小盆，在清洗自家的衣物，时而用棒槌敲打，时而将衣物在江水中摆动。一群孩子在浅水滩里嬉笑追逐。

一轮弯月溢着朦胧的银光，衬着乌苏里江的温婉安宁。江上有渔火星星点点的，闪烁着，忽明忽暗，神秘莫测。这些素朴的场景，激起了我内心的某种回应，我与这江水产生了共鸣。我仿佛感知到了这条江在耳畔轻轻地细细地诉说，我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甚至感受到了水流在身体表面的滑腻和凉爽。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乌苏里江给我的震撼，也记得我和相熟的文友乘着一艘渔渔小艇，在黑沉沉的江面上看到的一闪一闪的光点。

江，大河的通称；还有一种注解，特指长江。

在鸡西，提起与江有关的故事或传说，乌苏里江会如影随形地浮现在眼前。乌苏里江位于中国版图的右上角，位于“鸡冠”位置。在鸡西的版图上，它呈现的是弯曲的线条，犹如一条筋脉，纵贯一方，忽而深埋，忽而凸显，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地理风貌在中国内地江河独树一帜。

##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高翠萍

乌苏里江风平浪静时安如处子，水流湍急时如蛟龙出海。它的静谧与磅礴，展示了数千年的生命的内涵。目光穿越千年，让我们对它怀有简明的情感，追寻那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诸多人类文明的足迹，探寻它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分布特征、风俗习惯、人与地理环境，在日出日落、涛走云飞、四季更换中，寻找一种心灵的依傍，一种灵魂的高度契合，到自然中寻找参照物是最为妥帖的途径。无疑，一条在内涵上蕴藏无穷的大江，那种自然原生态才是生命的起点，才是你走向遥远的地平线，通向灵魂释放的源头。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一条大江就像它的灵魂。乌苏里江，在长长的历史中，其一个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所流过的整个地区蕴藏着华夏古老文明和古老文化的丰富内涵，构成了鸡西当代文明的底蕴。它的恒力与久远承载了人们的灵魂寄托。

叫人想念的东西，往往总是和童年与触动心灵相关。

那年，偶然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艺术家郭颂老师极富民族特点的唱腔唱出了乌苏里江的静谧神秘，浩浩奔流。这首《乌苏里船歌》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动感画面，把生活在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人幸福渔猎的生活场景逐一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终生难忘。

# 乌苏里江的

# 回响



## 最是岭上杜鹃红

□李树明

周末远足，到牡丹江市三道关景区踏春，偶见路两侧山岭上密布丛丛簇簇杜鹃花，蓓蕾含羞，叶刚吐绿，山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丝丝清香。

看着眼前含苞待放的杜鹃花，不由心间一动，想起近千公里外家乡呼中的兴安杜鹃，此刻，它们正是寒风加身、冰雪为伴，默默为凌寒开放的最美刹那那攒劲蓄力。

兴安杜鹃别称满山红、达子香、达达香，杜鹃花科杜鹃花属半常绿灌木，是大兴安岭最早报告春讯的迎春花。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春风都会接到兴安杜鹃的邀约，欣然从南方启程，一路向北，跨过松嫩平原后，穿林海，越苍山，风尘仆仆抵达北纬52度附近的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北麓，在林区小镇呼中停下了脚步。

当春风悄然展开身子的时候，坚冰渐渐融化，大地芳草复苏，落叶松和白桦林初吐新翠，呼中山山岭岭都变得朗润起来，沉寂一冬的兴安杜鹃也终于绽放出第一缕芳华。

兴安杜鹃性子奔放，开花时绝不会有拖泥带水的含蓄。山岗上、树林中，它们一丛接着一丛，一枝挨着一枝，一朵贴着一朵，一股脑地争抢着掀开层层花瓣，丛丛簇簇，汇成花海，铺满山岗，艳如云霞。微风徐来，一波波浪花次第排开，晃得人满眼春色涌动。

近前端详，硬币大小的花朵或是粉红，或是紫红，俏生生地映入眼帘。阳光下，5片泛着细嫩白



山岭上的杜鹃花。

光的花瓣蕊蕊环列，几近透明，纤细脉络时隐时现。花心深处，七八条粉嫩纤细的花蕊弯曲探出，恰似蝴蝶触须，不由让人想起前蜀毛文锡《采窗恨词》中的“双双蝶翅涂铅粉，晒花心”。

呼中年平均气温-4.3℃，历史最低气温-53.2℃，素有“中国最冷小镇”美誉。在这里，山内山外要差上一个节气，因为气候寒冷，冰河之畔盛开兴安杜鹃成为兴安岭上的独特美景。

彼时，林缘地带冰雪仍未完全消融，冰河解冻流水潺潺，蓝天白云倒映水面，冰上白雪映衬着河畔红柳和山坡上一片粉红的兴安杜鹃，几种不同颜色和谱统一地呈现在冰天雪地中，仿佛大自然打翻了沉寂已久的“调色盘”，看得人满眼生花。

因为纬度原因，每年五月上旬呼中都会下一两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小镇气温骤降，青

山再度白头，兴安杜鹃却在寒风中挺直了脊梁，傲雪怒放。山岭间，雪映杜鹃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美不胜收。在家乡上学的时候，我总会于雪后邀上小伙伴三五知己，踏雪赏花，欢声笑语不时回响山间。

兴安杜鹃先花后叶，五月中旬盛花期，花谢后才伸展花叶，全株葱茏。到了深秋，它却落下满株叶片，只留下脆硬干枝迎接冰雪寒霜，在孤单静寂中孕育新的生机。这份坚韧，深深地影响着我。

时光渡口，总是不停变换轮转。1997年夏，我警校毕业转入现役，被分配到牡丹江边防派出所工作。本以为，离开了家乡，自此也就远离了兴安杜鹃，没想到，工作后的第一个春季，在三岔口镇新立村巡逻时，竟意外看到了与兴安杜鹃同科同属的杜鹃花。

从山脚仰望过去，石砬山上夕阳流彩，粉红的杜鹃花从迎风摇曳，好像印在绯红晚霞画布上的暖色油画，格外好看……至今，我还对邂逅杜鹃花的瞬间记忆犹新。带我巡逻的民警王希林告诉我，这就是杜鹃花，当地朝鲜族群众也叫它“金达莱”。

久在他乡，他乡便成了故乡。特殊的工作性质，使我此后鲜回家乡，但在年年如约绽放的杜鹃花陪伴下，我像兴安杜鹃一样恪守坚韧品格，把“根”牢牢扎在边境线上，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